

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数字拜物教批判研究

李嘉玲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850000; 2980548574@qq.com)

摘要: 数字拜物教是数字时代必不可少的现象, 本文以卢卡奇物化理论为分析框架, 从生产, 消费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切入, 揭示数字拜物教对人的异化机制。研究发现: 数据商品化加剧劳动物化, 数字符号操控消费逻辑, 算法理性构建虚假意识形态, 本质是资本借助数字化手段强化统治。这些技术神圣化的行为让人对技术表现出非常不理性的一面, 忽视了背后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本质。

关键词: 卢卡奇; 物化理论; 数字拜物教; 批判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范式转型。以算法、数据、平台为核心的数字体系, 不仅重构了生产方式与交往逻辑, 更塑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价值形态——在社交媒体的点赞数中确认自我价值, 在消费数据的流量排名中定义商品意义, 在算法推荐的信息流中锚定认知边界, 这种对数字符号的过度崇拜与依赖, 构成了当代社会特有的“数字拜物教”现象。数字拜物教的本质, 在于数字符号与数据关系被赋予了独立于人的主体性力量, 人在数字世界中逐渐丧失对自身活动的掌控, 反而受限于数字逻辑的规训。这一现象与20世纪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理论”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卢卡奇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物化”困境, 而数字时代的拜物教, 正是物化逻辑在虚拟空间的延伸与变异——商品的物的外壳被数字的符号外衣所替代, 货币的交换价值被数据的流量价值所置换, 人的主体性则在算法的“合理性”与数据的“客观性”中进一步消解。当前学界对数字拜物教的讨论多聚焦于技术批判或消费文化分析, 却较少从马克思主义物化理论的经典框架切入, 系统阐释数字拜物教的生成机制与异化本质。本文立足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物化对人的意识的扭曲、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以及对历史主体性的消解——试图构建数字拜物教的批判路径: 一方面, 追溯数字拜物教如何通过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 将劳动、交往、认知等人类活动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数字商品; 另一方面, 剖析数字拜物教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影响, 如自我认知的数字化焦虑、社会交往的符号化疏离、历史意识的碎片化消解。通过这种批判, 本文旨在揭示: 数字拜物教并非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 而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 唯有打破数字符号对人的遮蔽, 重拾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的本真意义, 才能超越数字时代的物化困境。这既是对卢卡奇物化理论当代价值的再确认, 也为理解数字文明的深层矛盾提供一种批判性视角。

1. 卢卡奇物化理论概述

1.1. 卢卡奇物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卢卡奇物化理论提出并非偶然, 而是植根于20世纪初欧洲思想危机, 资本主义转型与革命实践挫败的三重背景。其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也是对韦伯合理化批判的激进发展, 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哲学反思。首先从理论思想来看, 卢卡奇在没有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才出版)的情况下, 单单凭资本论第一卷, 独立地提出了“物化”概念。他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即在私有制经济中,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社会关系所掩盖, 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 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 [1]。”在当时科学管理盛行下, 分析商品经济, 总结物化概念, 并追溯到劳动异化。并且, 他还受韦伯“合理化”理论的影响。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工具理想的扩张, 科层制, 标准化, 可计算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 [2]。卢卡奇在此基础上, 将韦伯的“合理化”推向极致,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 人无

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机械系统里，成为可被替换的零件，丧失了主体地位”，深化了物化理论的概念。韦伯和卢卡奇谈到的合理化，实际上是一种被充当工具的理性，在他们那里，物化就是工具理性化，正是由于人和思想变成了工具，他们可以被量化，被计算、被监控、被检测，他们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理由从事生产和工作 [3]。此外，他还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影响，卢卡奇借助黑格尔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强调无产阶级可通过唤醒“阶级意识”成为历史主客体的统一体，打破物化结构。其次从历史现实背景来看，福特主义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兴起，雇佣劳动工人的创造性被完全压制，劳动时间被精确化，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工人并没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参战，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已经腐蚀了无产阶级，使其接受资产阶级制定的原则和秩序。另外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卢卡奇更加意识到欧洲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不能理解物化的真实含义，被资本主义的虚假性所蒙蔽，导致革命运动失败。最后从哲学争论背景来看，卢卡奇对新康德主义与实证哲学，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实证哲学是物化意识在哲学上的完成-它将社会现象视为孤立的“事实”，从而否定历史总体性。他还强调庸俗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否定了阶级意识，直接导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致使他得出只有唤醒意识才能打破物化。

1.2. 物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物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将物化定义为“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的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 [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沦为可买卖的商品，劳动者丧失对劳动过程和产品的控制权，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主要形式。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中，忽视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在乎商品的交换价值，使社会关系完全量化为可计算的交换价值，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吞噬。这种现象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属性，好像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和力量，能够决定人的命运，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表现。

在经济领域，流水线分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相对于传统劳动的整体性和创造性，资本主义物化劳动越来越碎片化和具有被动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只能按照机器的节奏进行有规律的劳动，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得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分离，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者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力，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异化，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在政治领域，物化表现为政治合理化，官僚机器异化，民主形式化，其本质是技术理性对政治主体性的消解，政治合理化渗透在政策制定，公共服务，社会问题等方面，将政策制定物化为用成本收益分析替代价值判断，合理化伪装成“科学决策”，将公民物化为“服务用户”，合理化伪装成“客户导向”，将贫穷物化为懒惰，合理化伪装成“绩效主义”。官僚制度原本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建立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政治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普通民众则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无法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物化表现为人们对资产阶级制定的规章制度加以遵循，服从，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丧失了变革意识。

1.3. 物化理论的当代价值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但在算法统治，数据资本，和消费主义泛滥的当地社会，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科技批判维度来看，它揭示了科技时代的物化新形态。卢卡奇认为合理化原则将人变成“可计算的零件”，这一观点在数字时代被称为算法暴政，如外卖平台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通过算法压缩配送时间，难以完全应对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如商家出餐速度不稳定，交通拥堵，骑手自身状态不佳等会使骑手为了完成配送冒险闯红灯，逆向行驶从而发生安全事故。它体现了人的行为被算法控制，生命经验沦为剩余价值的来源；从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维度来看，它揭示了消费主义对人的殖民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警示。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交换逻辑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成利益关系如社交圈层按消费层次划分，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很多物化陷阱，拜金主义，超前消费，996文化盛行，使人丧失主体性，价值边缘化；从人文精神领域来看，它揭示异化本质，守护价值理性。在当代社会，利益关系成为主导，人文精神提倡的价值理性被边缘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提醒人们要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信仰的平衡，不能只看到利益关系，还应注重道德，审美等精神层面的价值。

2. 数字拜物教的表现与本质

2.1. 数字时代的新特征

在当今社会，数字化生产成为了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渗透到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管理等技术应用，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在生产过程中，自动化生产能够实现精准的生产操作，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

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算法挖掘和分析，数据可以转化为精准的决策依据，企业为了获取利润，挖掘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数据进行决策。与此同时，人们将数据看作一种重要财产，也越来越注重对隐私的保护。然而在数据盛行的时代也存在数据滥用和垄断的问题，一些公司为了增强自身竞争力，对用户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甚至开发一些收集用户隐私的软件，将用户数据出售给第三方来获取巨额利润，此外，一些大型企业凭借强大的资源系统和数据分析能力，将数据进行垄断，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环境，对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数字智能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互联网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及时化与全球化。在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深入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如AI问诊的出现，给一些不方便去医院的病人提供了看病问诊的平台，大大节约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此外，智能导航的出现，让设备具有“感知-决策-执行”的能力，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便携。数字化技术使资源获取方式从“占有实体”转向“即时连接服务”如滴滴出行和共享单车的出现，体现了使用的及时性大于所有权的经济逻辑。互联网突破时空边界，实现了全空域和全球的互联，以电商平台为例，随着跨境电商的出现，世界各地的商家和消费者都能在平台上出售和购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商品，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传统企业边界被平台经济重构。

2.2. 数字拜物教的表现形式

在数字时代，人们对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表现的极度乐观，对其进行盲目推崇。丧失理性，忽视社会本质，过度崇拜资本权力。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数据迷信化与技术神圣化：用户过度推崇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当作解决所有生活和工作问题的路径，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用数据量化，忽视现象问题背后的本质，认为数据是客观的，是中立的，是科学的。将KPI，数据报表，评分等手段作为问题的评判标准，如企业往往用绩效去评判员工的工作能力，忽视员工在工作中的为人处事，学校喜欢用学生的学习成绩去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忽视学生的三观标准和道德行为。这些数据迷信化的行为使数据成为一种具有无限价值的资源，导致人们对数据的收集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企图从数据信息中获取大量的商业价值。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将数据信息进行垄断，对市场造成不良的影响。此外人们依赖数据将社会中复杂的现象问题过度简单化，认为数字技术能解决社会中的一切问题，甚至情感问题。如一些软件开发者为了流量开发了情感评分软件，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能量化成具体的数字评分，而忽视人的主观情感需求。甚至迷信数字技术的绝对正确，如前段时间的小米汽车自动驾驶事故，舆论把雷军推向风口浪尖，认为是小米公司技术不成熟所致，而忽视了驾驶员的主观责任，仍盲目相信“技术终会完善”这一观点。这些技术神圣化的行为让人对技术表现出非常不理性的一面，忽视了背后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本质。

量化标准泛化，数字依赖成瘾：人们经常把量化指标扩大到不合适的领域，如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创作者将点赞数和转发量看作作品价值的标尺，将“粉丝量”看作账号优质的认同。导致创作者在作品创作时为了获取点赞数和关注度故意迎合生产碎片化，娱乐化内容，从容忽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价值。这种量化标准泛化的行为会促使人们越来越功利化，扭曲真实情感。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对电子产品和数字设备产生强烈的依赖，数字产品成为了人们的消费热点，人们对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的追求过度推崇，为了购买最新一代的电子产品不惜耗费大量金钱，然而在盲目追求数字产品的同时，只关注产品的指标和外观配置，往往忽视了自己最真实的需求，这种数字依赖成瘾的行为使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2.3. 数字拜物教的本质特征

数字拜物教的本质特征是资本权力通过数据符号完成抽象统治的当代形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物化颠倒，资本统治的隐形化与精准化，数据成为剩余价值的新源泉等。

从社会关系的物化与颠倒来看，本应为人服务的数字技术成为支配人的“新权威”，数据符号取代生命本身，如人们的健康程度被简化为手环步数，很多手机健康APP依据睡眠质量，运动步数等来打分，这个分数则为你的健康程度。另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被压缩为微信转账，红包金额。亲情，爱情等感情也被数字技术支配，在技术规则中逐渐丧失自主判断，陷入被数据操控的“漩涡”；从资本统治的隐形化与精准化来看，资本借助大数据，算法分析用户消费情况，爱好，甚至情绪波动，精准定位需求并设置消费陷阱，通过

“个性化推荐”诱导消费者盲目消费，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资本在各方面隐形化渗透，从社交，情感到身体健康，资本将各个维度转化为盈利价值，以“便捷”为借口掩盖剥削实质，让人在无意识中成为被资本统治的一环；从数据成为新的剩余价值来看，数据不仅仅具有承载信息的使用价值，同时也是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和买卖 [4]。数据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如微信通过微信步数捐公益表面是一种公益活动，实则背后本质是给保险公司提供大数据，让保险公司精准定价，且一份数据可能被无限次转卖，给公司带来巨额利润。而且这种资本剥削率是超乎想象的，传统工人下班即脱离剥削，而数据可以24小时监测用户，可以在线生产数据，无时无刻在创造价值。

3. 基于物化理论的数字拜物教批判维度

3.1. 生产领域批判

基于物化理论的数字拜物教在生产领域批判可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物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从劳动过程物化来看，在数字生产中，劳动者的数字劳动被隐蔽化和商品化。如社交媒体用户通过点击各种APP创造价值，这些数据无偿被平台掌控，平台却拿这些数据当作商品出售给相关企业来获取利润，用户的劳动成果被平台无偿占有，劳动过程被简化为数据的产生和积累，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忽视。并且，数字技术将劳动拆解为标准化，碎片化的流程，如外卖骑手被算法支配，只能按算法规定的路线去配送商品，失去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权，劳动从“自我实现”异化为“被动执行”。从生产关系物化来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隐蔽，数字平台通过技术算法在无意识中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如电商平台以“大数据优化效率”为借口来降低商家利润和劳动者报酬，其背后的本质是资本通过强化技术手段加强对生产关系的控制，让真正的剥削被“技术赋能”掩盖。除此之外，平台将用户数据看作私有财产，如很多平台禁止用户将数据导出，资本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数据的控制和垄断，使社会化生产的数据被私人占有，无法在生活中流通，颠倒了“数据来源于生活，服务生活”的关系，加剧了生产关系物化矛盾。

3.2. 消费领域批判

基于物化理论的数字拜物教批判在消费领域可表现为需求制造的隐蔽性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以及劳动与消费的界限模糊。有学者指出，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如何让人们的行为主动趋向算法预测结果成为监控资本关注的重点 [5]。从需求制造的隐蔽性来看，消费者在浏览APP时，兴趣，爱好，消费习惯会被平台掌控，从而转化为商品，人的社会属性被量化为可交易的数据指标，“真实需求”被数据算法定义，让消费者误以为是自身产生的需求，实际上是算法平台根据消费者产生的数据模型构建的陷阱，如很多电商平台通过从消费者身上获取的大数据推测消费者的需求，从而给消费者推“个性化商品”，用户看似自主选择商品，实际上是被算法推荐的“个性化标签”塑造消费身份；从社会关系的商品化来看，社交媒体将人际关系转化为“流量”，“粉丝”，评论，点赞等互动可量化为实际的社交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被数字符号所取代，如微信红包金额，转账等，如网红在直播间对榜一大哥寒暄问暖，并不是真正想关心大哥，而是想要礼物打赏；从劳动与消费的界限模糊来看，消费者在数字平台的互动以及对数字平台的使用转化为了免费的劳动，如手机里的健康app实时监测人们的睡眠时间，运动步数等，将这些指标转化为数据并当成商品出售给一些公司来获取利益，甚至人们在社交平台的一些评论，分享被转化为免费的劳动，为平台创造商业价值。而真正的劳动者并未获得报酬，只是一味地在给数据平台无偿的提供“劳动”，并且还因“参与感”陷入更深的消费依赖。

3.3. 意识形态领域批判

基于物化理论的数字拜物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表现为数字符号的“神圣化”统治和数字意识形态的“殖民化”渗透。从数字符号的神圣化统治来看，人们对数字平台进行狂热的追捧，数字平台创造的虚拟符号如点赞，评论等互动被赋予不同寻常的价值权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图腾”。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人们越来越追捧流量，人人都想成为流量王者。在短视频以及其他社交平台中，人们越来越认可“播放量=价值”，“点赞量=影响力”，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忽视作品的艺术价值，一味地追求流量数据，从而导致数字符号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并且算法本来是资本控制的技术工具，但人们却认为其是“客观中立”的自然规律，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被彻底遮蔽。从数字意识的殖民化渗透来看，数字技术与资本合谋，将日常形态嵌入资本的每个环节，实现殖民化“渗透”。如技术算法通过“信息茧房”强化用户既有的认知，将多元世界简化为符合资本利益的“单维镜像”。用户在茧房中丧失批判能力，将算法推送的“局部真相”等同于“客观现实”，意识形态控制变得隐蔽而高效。并且，平台根据用户浏览内容给用户打造“数据人设”如“探店达人”，“化妆博主”等，将复杂的人简化为标签化的数字身份。用户主动认同并追逐这些标签，真实的自我被简单的数字意识所替代，陷入了“为数字身份”而活的异化循环。

4. 结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我们批判数字拜物教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数字拜物教作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形式，通过引导人们对技术数据高度追捧，来获取巨额利益，对社会，个体，以及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它消解了个体主体性，让人们看不到社会背后的本质，扭曲了社会关系，冲击了市场经济秩序。然而我们不应该否认数字技术的价值，而是要在看到问题时不断反思，并找寻突破困境的路径，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在未来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结合数字技术的新发展，深化对数字拜物教的批判与研究，为应对数字时代的各种挑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方案。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德]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3]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4] 田方晨,刘明明.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重塑“资本权力”的政治叙事—基于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4,(12)
- [5] 陈尧.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23,(1)